

誓守台南的劉永福 (三)

蔣 君 章

鴻門會智鬥「盤輪四」

保勝守將之邀請黃崇英即盤輪四的河陽軍，亦即黃旗軍之來援，是對付劉永福的。

保勝是在紅河別作洪河上游的一個大碼頭，滇東南的貨物出入，均經由洪河，沿途關卡林立，各有所得，而保勝收入最豐。何均昌據此地，財帛源源而來，故不欲拱手讓給劉永福，約盤輪四合攻永福而分享其利。

盤輪四對保勝久有染指之意，因劉永福在洪河中發展，欲入保勝，必經永福防地，而不知何均昌之態度如何？不敢輕易發動。何均昌既圖勾結盤輪四，盤輪四正中下懷。他的計劃，是由何均昌向下攻擊，他由洪河向上攻擊，劉永福部隊不多，而又兩面受敵，破之甚易。永福既除，何均昌勢孤，保勝必入盤輪四之手。這是盤輪四的如意算盤。

在劉永福來說，他的部隊，雖然是戰無不勝的精練之師；但一舉而克保勝，尙無可能；前後

受敵，勢必危殆；因以奮情打動盤輪四，所經永福防區，無不竭誠招待，糧食餉項，任其所索，以視動靜；但是盤輪四一石兩鳥的計劃，永福知之甚審。復經許元彬妻竊聽所得盤輪四與其妻枕邊談話的報告，盤之居心，格外明瞭。永福雖並不畏懼盤輪四，但在上下夾攻中，也不能不有所顧慮。故盤輪四自六安西上，經寶河而至龍魯，劉永福軍無不熱烈招待，一如六安，盤亦甚為得意，以為永福入其彀中了。

時永福駐防龍魯，已去保勝不遠，永福知盤輪四將到，預先空出新坡營房，為其駐地，並至防地數里，郊迎盤某，以示誠意；而爆竹之聲四起，其熱烈尤過於六安等地。兩人相見，握手為禮，永福向前恭賀盤輪四，表示一切恪遵指揮。盤亦得意非凡。實則永福置盤部於新坡，與龍魯隔河相對，已暗具防備之意，但盤輪四並不了解。他心目中，認劉永福為勁敵，視何均昌為無物，其腦海中固無時不以除永福為念，猶以為永福並不知情。

盤輪四在新坡安營既畢，接受了隆重的招待，永福即以舟迎盤輪四過河至龍魯相敘，並且對盤說：「四哥到此，好極，我之各兄弟不中用，若能幹得了保勝，早日亦遣人往接四哥來主持；今日四哥到來，萬事皆由四哥吩咐，……：今以後，如有指示之處，但懇頻仍賜知，俾遵號令。」

盤輪四大不刺刺的涵首漫允之，表示其得意狀。次日，盤輪四又率數人過河晤永福，彼此只是談天說地，不及私事。如是者數次，盤輪四是旨在引誘永福過河答訪，以便一舉而除之。永福對盤，已具戒心，故裝作不知禮儀，置而不理。盤無可奈何，只有派人諷示永福，以「一來而不往為非禮」之意，示永福往晤。永福仍以營中事忙，百端待理，尙無暇晷，俟少暇時答拜。盤不能耐，乃遣其心腹韋二往說永福，凡二次。第二次並直接言明，永福如不答訪，將啓盤輪四之疑，非兩家修好之道。永福至此，乃決定往訪，部屬中有阻之者，有建議多帶人員與武器者，永福皆不從，僅帶隨侍二人，皆不攜武器，逕自渡河，直

入盤輪四居所。時盤正在一榻橫臥，吞雲吐霧，室內亦有衛士八人，烟桌上並另置一烟槍，察其狀，是堅硬精緻之物。永福逕取把玩，表示對此嗜好，頗為欣羨，並注視盤輪四之眼神，如有異狀，即擬盡力一擊，至少可以同歸於盡。談少頃，永福表示遲來答訪之原因與歉意，並請示此後作法。盤輪四謂今入保勝，無須出兵打仗，何均昌已來相約，可以入城。要永福軍先入，只能駐在街尾小屋，大屋由盤部屯駐，永福所部切不可住大街，以免妨礙商務而減少收入。永福諾之，隨即執盤手同出，一踴登舟，揚長而歸了。這是一齣鴻門會或單刀赴會的新戲，亦足以說明永福的機智。這是兩人的鬥智時期，表面上還保持和好。

黃旗黑旗兩軍決裂

盤輪四之約永福入保勝，指定其部隊所居之地，事先已動手腳，把這些小屋已予拆除，糞屎狼藉，實無可住之處。故永福入城後，只能在大街暫住，永福本人則有大商號有記招待。盤輪四責其不能守約，永福答以暫住為答，且述小屋不能駐兵狀，並請盤自往巡視。盤責所在不睦，希永福能與善處。永福乃表明態度，此處決不能住，將回新坡，且謂「任你四哥吩咐。縱四哥喚跳落水去，我亦跳落，請四哥安心。」盤輪四因留之，囑永福不必回新坡，即在號上暫居，所部分屯新坡，俟小屋修復後回來。盤旨在分散永福實力，同時恐永福回新坡後，截斷洪河上下的交通，使保勝成爲一死碼頭，于財源大爲不利之故。

永福之入保勝，從行部隊有二百餘，乃飭一百人回新坡，一百人留保勝，蓋永福已察知有記所在地，四面有圍牆，四角有炮壘，無異一要塞。永福就把留下來的二百個弟兄，分配在砲台和各處防守，以備不測。無何，盤輪四隻身來訪，永福虛與委蛇，乘間與農秀業密商可否殺盤？農認爲此舉將破壞黑旗軍的義聲，否定之，盤亦謙稱欲回河陽，以保勝交永福駐防，永福亦虛允之，表示唯命是聽之意。二人仍在鬥智之中。盤又謂部屬貧困，欲往十洲求食；永福也表示將回六安，因六安有許多乾兒義子，甚爲繫念之故。二人勾心鬥角，各無真意。實則盤輪四恐永福難除，正以重金收買其部屬反叛，以便一舉殲滅之，而永福不知也。

盤輪四果於不久率二千餘人赴十洲，永福隨亦下駛六安，如脫牢籠，而盤則暗囑其部下在保勝險要處，建築砲台，準備以武力對付永福。永福部下有二人，惑於盤輪四千兩賞銀及大頭目之優厚條件，竟謀反叛，但爲永福部下發覺，以急足報永福，並促其速返保勝，永福獲得此項消息後，遣返龍魯。俟機回保勝，其間桂南上思人有投永福效勞者，亦不足百人，永福實力因以稍增。盤輪四不意永福之遠離保勝，仍謀誘回。在永福回龍魯後，即派人晤見永福，仍以回河陽交保勝爲由，惟附帶一條條件，將命十洲盤軍接防龍魯，其謀永福的詭計，至此暴露無餘了。永福對此，亦虛允之，謂俟十洲盤軍莫小滿所部開到，即拔隊前往保勝。盤知永福中計，乃命其先鋒蔣六，迅至十洲，命莫小滿逕至龍魯，以便促永福回

保勝。蔣六是一個粗人，竟聽錯了盤輪四命令的內容，命莫小滿回保勝，盤輪四怒責蔣六，蔣六不甘，以蕉幹爲排，迅下龍魯投永福，將盤輪四之計劃，和盤托出，並說明永福部下二人將作內應之事。盤輪四對蔣六之去，認爲前往龍魯，乃命人往見永福，懇動靜，仍達盤照領永福之意，促其回保勝。永福至此，忍無可忍，乃明白表示蔣六在此，渠亦決不再返保勝。至此，劉永福與盤輪四已至決裂的階段了。

永福既確知駐保勝所部的部分人員有謀反意，乃密囑其他忠心的人，嚴加防守，本人則率部往駐保勝，仍往有記商行。盤輪四知永福已來，乃先以和好插血爲盟之計，以穩住永福，而密掘地道，通至有記商行，以火藥炸毀之，以便一舉而摧毀永福所部。但地道將近有記商行時，已爲永福察覺，秘密移駐他處，而盤輪四不知也。盤料地道即可達有記行，乃選精銳千人，滿身都藏火藥與火器，準備在爆炸發生後，殲滅逃出的黑旗軍。但是永福非常沉着，按兵不動，但等盤軍行近時，先射傷其主將，令所部精壯繞至其後，以火砲射擊之。盤軍所攜火藥，因而延續爆炸，六、七百人震拋空中，餘亦燒得半死，盤部全軍覆沒。是爲黑旗軍與黃旗軍之初次接戰，永福大獲全勝，擄獲武器甚多。盤輪四獲得敗耗後，即將其眷屬移至較安全處，而仍與永福對壘。

此後，又經過地道戰、爬牆戰、洪河河灘灘戰等，永福雖在爬牆戰中被飛石擊中面部而受傷，但皮肉之痛，並不影響黑旗軍的鋒銳之氣，無不大獲全勝，盤輪四部除遭慘重犧牲外，其士氣

實已一落千丈，見黑旗軍輒不戰而遁。盤輪四患之，乃囑莫小滿率領精兵三、四百人，至新邱紮營，以便威脅永福之根本要地龍魯。永福乃密囑保勝守將嚴密戒備，親率精銳，下駛龍魯。密令所部在新邱三面，以樹木塞住盤軍去路，只留河岸一個出口；於是揮軍追擊，莫小滿不能敵，亦不能出，只好向河面脫逃，而洪河水急，所部皆遭滅頂，永福又大獲全勝。

裏應外合大殲盤軍

新邱之敗，盤輪四惱羞成怒，立誓要辦一人。此人即黃寶盛之弟與莫小滿同守新邱者。黃寶盛知道了他兄弟的危機，乃與留駐保勝的黑旗軍頭目曾七商議投黑旗軍之計。曾七密報於永福，永福表示極端歡迎，將來必與患難相共有福同享，並約為內應。黃寶盛為示誠意，隨將家眷密送保勝黑旗軍營地，於是劉永福也秘密返訪保勝，準備對保勝的盤輪四部作最後一擊。

永福既回保勝，分散其部隊，向盤營合圍，與黃寶盛相約，以炮為號，內外夾攻。永福令所部先據高山，對準盤營發炮，營部則自街尾衝擊。盤營後座震坍，黑旗軍蟻擁而入，前後夾攻，盤軍大亂，只有向洪河逃生，數百人全部殲滅。自此，保勝遂無盤輪四軍。盤輪四本人則與家眷會合，率殘留下來的人槍數百及若干器械輜重狼狽而逃。盤輪四的逃生之路，只有洪河一路。永福偵知其去向，密令水岸關卡，置炮以待，別令農秀業自水路追擊。盤輪四一路且戰且逃，至頓關，已知水路難有生機，乃棄船登岸，逃向河陽

。黑旗軍又得大船二十餘艘，軍械裝備無算。先是，盤輪四與劉永福疊次相攻，需要補充人力，其弟盤輪五、盤輪七自河陽帶領兵馬數千，至左大左祿二地，已聞保勝敗耗，不敢前進。

左大、左祿，本屬越南政府的統治範圍，越政府乃命其駙馬掛帥，稱為張元帥，帶越兵六千人擊之，但反為所敗，損失人馬千餘，因被革職，率殘部往三折屯駐。黑旗軍自水路追擊盤輪四之統帥為農秀業，至頓關，知盤輪四已棄舟登岸，乃亦登陸，向三折方向追擊。至此，與張駙馬相遇。張駙馬苦求農秀業為打先鋒，越軍隨後接應。秀業初以已部百餘人，深恐挫敗，有損黑旗盛名，不肯允諾。但經張駙馬苦苦哀求，只得允從。

盤輪五等所部，擊越軍有餘，但對勇猛的黑旗軍則無法抗禦，連遭敗績，千餘人投秀業部。盤輪五等自此勢弱，此為黑旗軍與越軍合作之勢。張駙馬對黑旗軍非常感激，報捷於嗣德皇帝，官復原位，張駙馬並欲保農秀業為官，農不允，但願自河內赴保勝為盟商，所過關卡，越政府不抽稅，以三年為期，張駙允轉請照准。時盤輪四遺部，尚有佔洪河沿岸者，洪河水道，尚未暢通，故秀業要求，亦無法實現。秀業獲勝後，招撫附近地區，仍回保勝，與永福相合。

時永福所部亦達二千餘人，眾議盤輪四始終是黑旗之敵，非加殲滅，不能安枕，因有遠征河陽的決定。永福乃命農秀業與黃寶盛各率數百人，向河陽進軍，但農秀業部中，有盤輪五等的投降人員，及至河陽，此等降人，又叛回盤部，實力大為減弱，因此土氣低落，不敢應戰，遂敗回

保勝，向永福請罪。永福備加撫慰，因下誓滅盤輪四的決心，是為黑旗軍消滅黃旗軍之開端。

清廷派軍夾擊河陽

盤輪四部久據河陽，為非作歹，居民痛苦不堪，越政府亦寢食難安。越政府軍力，尚非黃旗軍的敵手，故不得不請清政府加以援助；清政府應邀，乃命廣西提督馮子材率二十餘營入越，進擊河陽。馮軍先頭部隊，分道入越，他本人則駐節北寧以調度之。馮子材素知黑旗軍驍勇善戰，劉永福軍紀嚴明，非一般土匪式的土皇帝所可比擬，乃派員至保勝，授以五品藍翎，請發兵助戰。這是永福與清政府發生關係之始，時為同治九年。至此，劉永福將其精銳編為福字前後兩營，以農秀業為統帶，自保勝直趨河陽，馮部則自三折向河陽進擊。農秀業先抵河陽，堅壁清野，固守以待馮軍。馮子材部攻至河陽，已在八九月間。於是農秀業與馮子材軍夾攻河陽，盤輪四大敗，棄河陽而逃，馮子材派兵追之，無所獲，乃以河陽交三折布政使而班師。實際上盤輪四部實力犧牲不大，亦未遠離河陽。及馮子材班師回國，農秀業部亦回保勝，僅留越南軍守河陽。於是盤輪四的反攻機會到了，越軍素乏訓練，人無鬥志，一聞槍砲聲，驚惶失措，紛紛逃散，盤輪四唾手而復河陽。

盤輪四對清軍與越軍之攻河陽，倒也並無怨恨，所恨者為黑旗軍之助陣，處心積慮，誓報此仇。深知黑旗軍要害地區之一的六安，守軍僅二百餘人，認為可以雪恨之目標，乃整頓殘部，仍

有數千人馬，悉師以撲六安，時六安守將仍為智勇兼備的許元彬，偵知此項消息，飛報永福，請求增援，永福派百餘人赴六安，總計六安守軍，仍僅四百有餘，在人數上，與黃旗軍相較，仍甚懸殊，但許元彬仗着勇氣與義氣，拒戰黃旗，連戰多日，互有勝負。忽聞白苗數千，增援黃旗，元彬難取勝，乃全師而退，與永福本部軍會合於龍魯，六安遂入盤輪四之手，時盤輪四部已增至萬人，自認為已可與劉永福部一戰，乃拔險溯洪河而上，進駐頓關。六安與頓關的淪陷，洪河交通，又被阻塞，商貨不能上下，黑旗軍的餉源，大受阻礙，故永福與黃旗一戰，以清河面；乃遣農秀業率三、四百人之譜為前趨，以頓關之克復為目標，永福親率所部繼之，與農秀業部會合，在頓關與盤輪四部隔河而陣。黑旗軍的補給，全由保勝經洪河而來。盤輪四偵知黑旗軍有糧草一，將來頓關，乃秘密把一部分的部隊由頓關上移，截獲這批糧草，就地設防，以困永福。永福的糧道不通，只好將部隊移駐十洲，以免受困，是為黑旗軍的挫折之一，非戰敗，乃以糧餉難濟而暫避，兼以驕盤輪四之氣。盤輪四果然在此計得售後，移向上游，發兵二千以窺寶河。永福則自十河回保勝，並在板廩築壘，以扼盤部之進路，其人數亦不過二百人，十洲退回時，永福所部亦走散甚多，親往十洲捐糧，所得甚微。由此可知頓關之失，對永福影響之大。至此，黑旗軍又陷入困難境地。

黑旗軍大敗黃旗軍

但是上蒼不絕永福生路，使其另有一項新的發展，當永福再度至十洲捐糧時，十洲正發生幫子之亂，幫子乃滇越邊區的土人，以刀槍子彈不入為號召，結成擾害社會的團體，時正向十洲進展。十洲居民大恐，乃央求永福阻擊之，以得勝而獲十洲的安全，則捐大批糧餉以相助。劉永福得此承諾，乃率所部與幫子接戰，幫子大敗，遁走二百餘里。十洲居民乃捐得銀千餘兩，會另一股幫子圍猛禮甚急，猛禮州官仍懇永福解圍，其條件一如十洲。永福又被幫子，復得銀千餘元。這兩筆錢對永福安定軍心、振奮士氣，有非常大的作用。

盤輪四既至寶河，復圍龍魯，時永福已回保勝，永福得此消息，一面募上方老即雲南土人百餘人，以充足實力，並選精壯部隊二百餘人，增援龍魯，龍魯的黑旗軍合計亦僅五、六百人，但與盤輪四部相較，仍然相去懸殊，以致龍魯三面被圍，只留水面，尚可自由出入。龍魯黑旗力戰，自七月至十二月，仍在相持中，永福度盤軍已至再哀三絕的階段，乃親往察勘地形，據山頂，築砲壘，準備與盤軍決戰。盤輪四亦知此山之重要，乃奮力奪取之。永福勸其部隊說：「今日你們各家，誓將此寨奪回；不然，眾人被其困窮，無所復之，惟有各人聽斃而已」。永福說時，聲淚俱下，部隊中人人感動，自願奮力前進，誓死達成任務，山寨在黑旗軍猛攻下，盡殺盤輪四守軍，復入永福之手，立即發動上下夾攻，大砲檣槍齊發，悉落盤軍營中，盤軍震駭。山下有一條丘陵，永福復在此築壘，益近盤軍，火力更熾。盤

輪四頓足太息，親率所部與黑旗軍鏖戰，企圖奪回此寨。黑旗軍居高臨下，火力既強，士氣又盛，兼得地利與人和，盤部無法進展，盤輪四本人，頭部亦中一彈受傷甚重，仆地不起，全軍大亂，盤輪四度不能再與永福交戰，囑其大渡晚代行統帥職權，發令應戰，其本人則令人抬至離龍魯二、三百里處的白苗地區養傷，隨即潛回河陽老巢。大渡晚號令眾人，謂自有退敵之計，令眾人儘力伐取竹木，實際上是準備由水路逃走。盤部有右江人廖四向永福投降，且述盤軍動態，永福一面使人大喊盤輪四已死，向敵施行心理戰；一面揮軍直撲，盤軍士氣全失，無心戀戰，大渡晚即乘天雨，乘竹木筏逃回了河陽，龍魯之圍遂解。

盤輪四在河陽養傷數月而愈，益集人馬，達二萬餘之衆，誓雪龍魯大敗之恥。於是發兵復向洪河，仍循舊路，先佔六安，分兵兩路，一出安平至頓關，一出寶河至十洲，但不敢正面取龍魯，而親率所部，由猛馬而取猛巴。猛巴距保勝只二十里，他是捨龍魯而直攻保勝。永福知其來意，先佔猛巴，建築築壘，以扼盤軍進路，即在猛巴割取稻穀，以充軍糧而免資敵，由永福親自督率，故工作進行，甚為順利，雖身染疾病，眾人勸他回保勝休息，永福堅持不可，足證他對於此事之重視。

惟永福所部，有貴縣人名岑大者，突向盤輪四投降，以永福處的軍情，詳告盤某，盤某認為這是上天助其成功的好機會，他決計向猛巴進攻，以拊勝保之背，與永福決戰。他特別派人到河

(三) 福永劉的南台守誓

內，置辦軍械軍裝，部分軍隊，衣帽煥然一新，以振士氣。他親率千餘精銳，直撲猛巴。時割禾部隊，尚未竣事，永福即令所部從小路抄襲盤軍後路，親率數十人當正面盤軍。兩軍隔大坑溝而陣，盤軍謀渡河進擊，被黑旗軍擊敗，其別動隊適在此時佔據盤軍後方之高，發砲猛擊，彈落如雨，擊斃盤軍無數，正面黑旗軍聞砲聲猛攻，而其包抄人馬，適在此時亦到，切斷盤軍退路，盤軍進退失據，乃奪小路奔命。黑旗軍紛紛散逃，黃旗軍又施心理戰，要他棄軍裝槍械，即停止追殺。盤軍志在逃命，只好遵示棄軍衣軍械而去，黑旗軍得到裝備及軍械無算。盤輪四真是乘興而來，狼狽而去，只得怪罪於岑大，認為他是傳送假情報的間諜，當衆辱罵之後，立即斬首示衆，這真是背主投敵的奸徒，獲得應有的結果了。

河內大戰格殺法將

黑旗軍大勝之後，即籌劃收復寶河關的反攻，此關為黑旗的餉源所在，故非攻佔不可。永福親率二百餘人，向寶河關攻擊。盤軍在寶河關防守亦嚴，相持月餘，未能取勝。永福乃從農秀業的建議，把所截二十餘船盤軍之鹽，分派給鹽商，即將此款多招人馬；並由秀業偷下洪河，向越南黃督統借餉，招得人馬數百，永福之實力，因而大增。時盤輪偵部二萬人，分佔越北二百餘州縣，越王嗣德惡之，命翁刺撫統兵約四千人剿辦。越軍自知戰鬥力不强，因令農秀部為前鋒，先攻平安，佔之。次即往攻頓關，復又佔之，由農

秀業派兵駐守。自頓關至寶河，中有里良要塞，為必經之路。盤輪四駐軍二千五百人守之，防禦可稱嚴密。越軍進至里良，心存畏懼，詭稱煙癮發作，無力前攻，惟發砲遙轟而已。農秀業頗以為慮，派人自間道向永福報告，永福乃大收煙膏，發往前線，越軍仍不力攻。事聞於永福，即開軍事會議。永福說以寶河不下，前途危機，不堪想像。永福令衆先至頓關，然後發動彼方人馬，上下夾攻，方為勝數。但其部下都認為此去頓關，有十三要塞，都有盤軍駐守，下航甚難，不易達成任務。永福乃選精壯士卒八十人，穿用盤軍所棄之服裝，詐稱盤軍，必不起疑，入關後，即殺盡盤軍，務使消息不得外洩。黑旗軍受命行事，固然很順利的重行佔領了十三關，頓河之路遂通，所費時間，僅十八日。永福之善於運用時機，由此可見了。

永福輕軍既至頓關，農秀業部與黃督統佐炎的越軍，均來相會，時頓關下游之龍筴等處，復為盤輪四部所據，黃督統軍被切成二，糧道不通，彼此各有越軍六、七千人，竟無法可施，永福既知上項情形，且舍上攻寶河之策，與越軍合力先奪寶筴以通糧道。永福既至龍筴，照例察看環境，布置陣地，擇定高地，建壘置砲，正在部署間，被盤軍所知，發槍遙擊，足部被傷。永福置之不理，談笑自若，終於完成設壘置砲的工作，向盤軍攻擊。黑旗軍六、七百人與越南軍千人會合作戰，仍由黑旗打先鋒，發動全面攻擊，盤部傷亡累累，無心戀戰，乘黑夜落船而逃，爭先恐後，秩序大亂，而船被踏沉者，達八艘之多，其後至

者則落入河中，被岸上黑旗軍以排槍轟擊，連溺斃者在內，幾至全軍覆沒，尸橫於江濱與河岸者真是不忍卒睹。洪水運，至此復通，黑旗軍糧餉復足，士氣更振。

盤軍經此大敗，雖然士氣衰落，但對岸尚有盤營，與殘軍相合，自認仍可再戰，但對岸之黑旗軍，在高山有砲壘，地面有檣槍甚多，其射程均可及盤營。黑旗軍槍砲齊發，盤軍實無勝理。捱至夜半，殘部數千人，狼狽取道山僻小徑逃竄，黑旗軍追至二十餘里，不知殘敵去向，乃折回。是役，可以說是大勝利，雖為黑旗軍與越軍合作所完成；但是一切規劃都出永福，而打頭陣，突敵營，都是黑旗軍打頭陣，無黑旗軍，即無此次之大勝利。黃督統時在興安，聞捷報，回至臨洮，而永福則回頓關去了。

永福回頓關小住數日，即與黃督統相晤，籌商剿滅盤輪四之策。黃嘉獎之，稱為北圻長城，請其任興化醫治足傷。既癒，聞盤輪四已派兩路兵馬，一路由陳亞水統率攻潮寧，一路由廖四統率攻立石，各約三、四千人。陳亞水敗潮寧越軍而佔之，留兵千餘駐守，餘部則攻臨洮府城，越軍不敵。黃督統患之，知非黑旗軍不能禦，乃請永福往援，助以越軍二千，大象二頭。黑旗軍自興化往潮寧追撲，則陳亞水軍已全部集中，迎擊黑旗軍。這一路軍隊雖有三千餘衆，但是真正出力作戰的，仍賴永福所部千餘人耳。永福與黃旗軍作戰，常不過數百人，但能以少勝多，常常把十倍於黑旗軍之敵，打得落花流水；此次敵人，只多三、四倍，打起來比較輕鬆得多了。兩軍相遇

於大田圩，陣線拉長十餘里，黑旗軍以品字陣擊敵，先以稀疏的槍砲，引敵前進，然後集中火力，予以殲滅。陳亞水不知是計，倚仗人多勢大，向黑旗軍猛衝，正中黑旗軍之計，在密集的砲火下，被殲五、六百人。是役，陳亞水親自督陣，他的帥字旗被永福瞥見，奮其神勇，馳往劈之，陳幾被斬殺，不敢鬪戰，餘衆奪命，陳軍大潰，退守湖寧城。永福揮軍圍之，砲轟數晝夜，陳知不敵，乘夜下船遁走；但被黑旗軍發覺，向河面猛擊，又斃敵數百，湖寧復。永福乃向立石追擊廖四所部，廖四聞陳亞水敗耗，早已胆戰心驚，勉強應戰；廖軍大敗，立石又被收復。黃督統聞兩處捷音，大喜過望，邀同山西總督親至黑旗軍犒賞慰勞，糧米豬魚等食品無算，悉予永福，而越軍不與焉。本來，越軍只是跟在黑旗軍後面，搖旗吶喊而已；及見敵人勢大，黑旗軍鏖戰正酣，勝負未見分曉時，常有溜走準備，故行賞不及，越軍統帥，也還是有公道的。地方秩序既復，永福即拔隊回山西，對地方事務，全不顧問，這是黑旗軍一貫的作風，所以能够和越方官吏合作無間，其獲得越南方面大員的信賴，全由於此。

盤輪四與劉永福作戰，有敗無勝，自知無力雪恥，乃向河內法軍洽降；法軍也想運用盤輪四的力量，深入越北內地，雙方互相利用，一拍即合。劉永福與越南政府軍合作，以安定地方而獲糧餉為目標，而盤輪四則與法國帝國主義合作，以出賣越南以鞏固其地位為目標。一公一私，一忠一奸，黑旗與黃旗之別在此。同治十年，法國

帝國主義者，亟圖自南越擴展其勢力至越北，由法國大將安鄴率兵數千，進攻河內，越方在河內的大員均殉職，順化的阮朝政府大懼，經詳細的考慮，只有請黑旗軍出戰，方能挫敵，乃以諭旨，促永福規復河內。劉永福是一個血性忠義的大丈夫，他認為他雖然不是越南政府任命的官吏，但既然棲身越境，賴洪河的關稅收入以維糧餉，他對越南政府的囑託，義不容辭。乃調集人馬，集結於山西省的丹鳳縣，開往距離河內約十里距離的懷德府，仍與黃督統佐炎合作，由黑旗軍千餘為先鋒，下寨於河內西門外，越軍萬餘人則在黑旗軍後二、三里紮營，擔任後方的補給。黃督統出賞格，斬法軍一人，賞銀一百五十兩，一畫（按即尉官之流）加十兩，以次類推，以鼓勵軍心。

黑旗軍在西門外休兵數日，養精蓄銳，正待進攻；而法將安鄴，率軍出城，向黑旗軍旗挑戰。安鄴大概是中上校以上的高級軍官。佩帶全金五畫的符號，由於越軍的屢敗，故對當面之敵，甚為輕視。永福見法軍出城，乃先過河橋，佔地利形勢，亦懸賞格，鼓勵部下奮勇作戰，黑旗軍士氣如虹，攻擊前進。一陣槍砲猛轟後，法軍不支，向河內西門退走，安鄴恐部隊混亂，親自在後彈壓。他還以為這支越軍，不足為慮，而不知他所遇到的是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勇猛無比的黑旗軍。永福見法軍既退，下令猛追，火力益熾。法軍將及城門，擠成一團，反不能順利進入，被黑旗軍追及，自後一陣砍殺，斬法兵數百，安鄴亦被永福的先鋒吳鳳典所殺。

越南求和喪權辱國

據說安鄴是舊時法國王家的駙馬，其妻所贈的時錶，以白金為鍊，有鑽石三十六粒，寶珠三顆，名貴無比，也成了黑旗軍的戰利品。是役法軍雖大敗，主將雖死，但仍據守河內不去。黑旗軍攻城月餘，亦不能下，成相持之勢。永福察看形勢，製造長梯，置於城牆，準備爬入，而黃督統則令人移去之。永福責問其故，始知越南政府已派三人，進入河內議和，法軍當局恐黑旗軍攻城，脅迫其作函，要求停止進攻。永福廉得其情，大怒，與黃督統同回山西。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，越南卒在黑旗軍勝利後與法國和議成立，其重要條款，略如下述：一、法國承認越南為獨立國；二、越南如遇內憂外患，法國當盡力援助，不索補償；三、其後越南一切外交事務，須受法國監督；四、下交趾六州，割給法國；五、河內至蒙自之河道（按即紅河，亦作洪河），允許法船通航；六、在越南之法人與其他外人，法法與越人，其他外人與越人之訴訟及犯罪事件，均歸法領事審判。照這些條約的規定，越南事實上已淪為法國的附庸。這是法越戰爭越南在黑旗軍勝利後喪權辱國之求和，已開清政府勝利求和之先例了。劉永福規復河內之戰，雖獲勝利，但對越南並無利益，在永福則除犒賞收入外，並使黑旗軍之名，騰揚於中外，算是莫大的收穫了。

盤輪四謀佔洪河消滅黑旗軍以償私願而展地盤的計劃，雖屢經慘敗，仍不放棄。在河陽休養整補了一段時間，野心復熾。至同治十一年冬，

派遣萬餘人馬，復攻洪河，首以白樓社為目標，白樓社距離山西約百餘里，是一個地方富庶，人煙稠密的地區，他是旨在壓榨越人，充實他的人力與財力，故白樓社人民得到盤輪四進攻的消息，居民數十萬，即通力合作，共謀鞏守。社區中心，本有三重堡壘，以防盜匪的侵入騷擾；至此，成為抗拒盤軍進犯的堅強據點。山西總督陳正平，對於盤輪四的進攻，認為他守土有責，但卻束手無策，及盤軍進攻白樓社，以地道戰術，爆破外衛防禦線二道，白樓社危在旦夕，向總督求援的告急文書，如雪片飛來。陳總督在無計可施之下，只好求助於永福。永福對於越事，本已灰心達於極點，故婉言拒絕。陳總督懇切地央求永福說：「盤軍聲勢，如此浩大，非公萬萬不能解困，請求體卹生靈，拯民水火，這不但數十萬生靈感德矣。」這位義薄雲天的英雄人物，一聽到這種情勢，立即允諾，率領人馬千餘，開往白樓社。居民以竹筏與永福相見，謀破敵之計，永福毫不猶豫的選擇精壯數百人，隨同入社，充實防禦力量，越南軍數千人，仍隨黑旗軍之後，以壯聲勢。南軍既至，後顧無憂，永福即率部前進，以大銅砲先轟盤營，盤軍傷亡頗重，而且知道來援的是黑旗軍，人心慌亂，知難抗拒，即漏夜遁走。時盤軍本已復佔七省二百餘州縣，永福破白樓之敵後，仍回山西，分兵驅走二百餘州縣的盤軍，七省遂安。

但永福在山西，只是暫住，他一心要恢復黃河等關，暢通洪水道，因要求黃督統助以補給，以黃河收復為限期。黃督統允之，於是永福率

領黑旗軍，上駛寶河，與盤輪四部展開另一場的血戰。

盤輪四在白樓敗後，深知非借法軍之勢，不能與黑旗軍作戰；而法軍對盤輪四也認為有利價值，因同意給予援助，是為盤輪四與法軍合作之始。盤輪四既知永福已上攻寶河，山西空虛，乃行圍魏救趙之計，進攻山西，威脅永福之後路。越軍真是酒囊飯袋，對盤部進攻，毫無抵抗能力。阮朝王家政府知道了山西的敗耗。派王家重臣兵部尚書王叔阮福說率兵往援，始將此路盤軍擊潰，替永福消除了後顧之憂。盤軍在此役，被消滅了四、五千人，其勢大弱，對永福之規復寶河，助力亦大。

時盤軍駐防寶河關，有萬餘之眾。擁有附近地盤，有十六個州縣，人力、財力，都遠在黑旗軍之上。永福對於寶河的情況與盤軍的實力，知之甚密，所以一到寶河，即揮軍進攻。在一個多月的戰爭中，盤軍傷亡甚重，頭目死者尤多，敗耗傳至河陽，盤輪四惟恐寶河有失，發兵增援。永福偵知盤軍糧草，都在寶河附近的馬鞍山，乃密派數十人往襲而破之。盤部援軍二千餘人，以無糧而遁，時寶河的盤部尚負隅固守，但糧草已絕，也只有逃走之一路了。永福規復之寶河，越政府特准其收稅一年，並授以三宣副提督的官職。所謂三宣即山西、興化、宣光三省，越王所給的印綬，是「山西、興化、宣光副提督英勇將軍印」，又賜葵花縐絨衫一件。這些都是越南罕有前例的犒勞，是永福力戰得來的光榮酬報。然永福為華人而寄居越南，其力戰是為了自己和弟兄

們的生存，為了越北人民生活的安定，非為越南政府的官階，永福心目中，仍然不是越南政府的軍官，而以客軍為越政府解危，為越南人民除禍而已。故黑旗軍人數，始終只有千餘人，不得已而增募，亦常以百人為限，很少超過二千人的時候。不若黃崇英以部隊多多益善地盤愈廣愈佳為職志。

規復河陽。盤四授首

永福在寶河克服後，仍回保勝。經多次戰爭後，軍力略感不足，乃向欽州招募補充，亦不過百餘人。時黃崇英部雖然放棄了洪河的所得地盤，但尚雄據河陽，仍有捲土重來之意，永福認為黃旗不除，洪河百姓將無安枕之日，因決計除去之；越政府也有此項計劃，並請清軍會攻。清軍越軍與黑旗軍以保勝為轉運總站，永福召集各路兵馬，得二千餘人，先下寶河，將去六安；而盤輪四早知三軍會攻河陽的消息，先發制人，復佔六安，以塞進攻河陽之路，但守關盤軍，則僅千人而已。由此，可知盤軍之勢已弱，所恃者惟河山之險固而已。六安盤軍，僅能稍阻黑旗軍之進路。黑旗軍到，軍心惶恐而自潰，永福垂手而得六安。自六安至河陽，路程甚遠，約需一個月，始能抵河陽最前方的第一關，自此而上，尚須經六處要塞，始抵河陽，所以這次是長征，而且主客易勢，應該是艱苦的戰鬥，清越兩軍，雖云會攻，實際上只是助戰，其主力仍然是黑旗軍。永福揮軍至第一關，守將廖四，迎戰不利，退據要塞，以逸待勞，以拒黑旗軍。廖四曾與黑旗軍打

(三) 福永劉的南台守誓

過硬仗，經常大敗而已，故心理上不免胆怯；但守關則為實力，永福圍之，晝夜猛攻，盤軍傷亡甚衆，不得不拚命殺開一條血路，落荒而逃，永福遂破第一關。略事休息後，即拔隊向第二關進發，第二關分北木村與左凸圩二處，各有盤軍五百人駐守。經三、四日的戰爭，兩地均破。至此，永福因部下有人與四關守將鄧士昌相熟者，乃因此關係，致函鄧士昌致敬仰之意，陳勝負之勢，並勸其作慎擇進退的決定。這是永福的心理攻勢，蓋以第四關乃河陽的門戶，盤軍多，守禦必嚴，必有一場血戰，故永福對鄧士昌曉以利害，欲不戰而取之也。發信後，即自北木起程，向第三關西寶關進攻。三日而至西寶，守軍亦僅千餘人，這一要塞，舊為越軍所築，頗為堅固，圍攻一月，尚未佔領，永福乃察看地形，知敵方炮火，自一高山發出，佔此高山，破關必矣，乃選敢死士逕撲敵之山壘而佔之，守關敵軍，固然戰志消失，潰圍而逃。永福在西寶關略事停留，以探第四關之虛實。第四關主將實非鄧士昌，但鄧士昌地位卻非常重要。關口本有千人，連同各關退下之敵，計共四、五千人；關名安龍頓，四周盡是高山，都築有炮壘，彼此間互通聲氣，援應靈活，力攻必遭重大的損失，而且尚無必勝的把握。永福又偵知盤輪四特派親信二人，率精兵二百餘，名為助戰，實為監視，此為盤輪四與守關主將間已有嫌隙的象徵，認為智取此關，較力戰為上。但永福行軍，向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，故仍細加部署，詳察地勢，然後進軍。永福登山瞭望，了解安龍頓的得失，寄於一最高山峯之能否

掌握？但此一山頂，四面可以進攻，選精壯敢死士突擊之，應有佔領把握；此山佔領後，附近數十營盤軍，都在控制之下，然後再與鄧士昌聯絡，則此關不難佔領了，決策已定，回營安排，挑選先鋒二十人，各執劈山刀與短槍一枝，作為前進突擊隊；復選敢死士二百人，隨先鋒隊之後，各皆匍伏疾行，以佔領此一高山為目標。或以為少，永福以盛饌豐酒厚犒他們，以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為解釋，永福親執大令，向前疾行，期在必克。輪盤四對於此寨之防備，亦稱嚴密。寨前布有竹架，若樓狀，如是者數座。外炮斷難攻入。但黑旗軍初到關前，絕沒有想到未交一陣而遷撲此關，故毫無準備。黑旗軍進入當前陣地，酒意正濃，豪氣百倍，二十人先行疾攻，二百人繼之，由竹板上擊，連穿數重，擊斃敵軍無數。敵軍因不意永福之突攻此寨，毫無準備，遂在無抵抗的情形下，幾全被擊斃，鮮血自竹樓流下，屍體遍地，其幸存者皆跳樓而逃，黑旗軍在無死傷之下，遂佔此最險要之寨，主客之勢，完全相反了。於是附近小寨之敵，全入大營，而鄧士昌則於是晚初鼓，親至永福軍營求命，永福審知其非詐，由士昌口中，知道守關主帥乃為麥六，為盤輪四之左右手，永福乃命士昌返營，斬麥六及盤輪四二百餘親兵，以贖罪。士昌回營，果然成功地執行了永福的命令。就這樣擊破了金湯之固的安龍頓。盤軍殘部仍忠於黃崇英者，乃向河陽退卻。安龍頓既入黑旗軍之手，永福乃揮軍進擊塞門，此為河陽的第五關，守軍不足千人，分防三地，其中有欽州人負責駐守二地。黑旗軍至塞

門，欽人相斃，攻擊另一地的盤軍，第五關垂手而得。鄧士昌召集其流亡部屬，得千餘人，歸永福指揮，黑旗軍實力，至此更大，其進攻北區第六關與那窠第七關，都無甚戰爭，垂手而得，於是河陽在黑旗直接攻擊之下了。

河陽險阻，實惟安龍頓，其得失實關於河陽的存亡。這裏本來是要打硬仗，但永福以機智破之，盤輪四之大勢去矣。故自此以上的五、六、七三關，守軍既少，主將無謀，望風而降，已無戰爭可言。盤輪四這個人，實在奸滑到了極點，他聽到一路的敗耗，內心惶恐已極，但表面反倒非常的鎮靜，向其部下表示自有破敵良策，要他們靜候命令。實際上他的「良策」是三十六計的上計，以一走了之。乃在暗中命其妻妾收拾細軟，準備逃走。次早，對其親兵四百人，各賞銀十兩，要他們跟隨自己，向黑旗軍進攻；實際上他要他們保護他逃向十洲。他暗中做做了黑旗軍的旗幟，以便蒙混黑旗軍的守關將士。由河陽至十洲，必經洪河岸的帕河南角，為黑旗軍的防地。盤輪四謊稱受永福之命，往保勝取烟土。守關黑旗軍堅欲盤查，盤示以預製的黑旗，守軍看到四角形的黑旗，異於本軍的三角形，知其為詐，開槍擊之。盤退，乃向其親兵宣布逃往十洲的祕計。親兵大怒，紛紛要回河陽，跟着盤輪四翻山越嶺而逃的，只有三、四十人，後來只餘下八人了，山路崎嶇，行走艱苦，其妻妾均不能耐，親兵亦以為苦；乃於夜半，驟向盤輪四下毒手而殺之，取其身藏之珍寶金銀及妾媵也逃回河陽去了。此為害越北地方的奸賊，至此得到他應有的下場

；而此八人也因為分贓不均，被清將蔡督辦所殺，也得到了不忠的應有處罰。惟盤輪四狼狽逃走的情形，則由此八人口中，流露出來，也算是對盤輪四罪狀的口誅了。是役，盤輪四受傷未死，仍隻身向越北負創而逃。時越軍與清軍出有賞格，捉拿盤輪四，盤在山中被一孀婦所發現而被擒。解回河陽，由蔡督辦明正典刑，得到應有的惡報。

黑旗軍威震豫中外

先是，援越清將蔡督辦向河陽進軍途中，被盤輪四所部陳亞水襲擊，竟被所敗，因而求救於黑旗軍。永福審察情勢，回救清軍，費時費事

，且失追擊河陽的良好機會，度清軍雖被圍，一時當不致發生嚴重的危機；不如直取河陽，陳亞水必回軍相救，清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。這又是一條圍魏救趙的良策。因此，他不理清軍的求援，只是猛向河陽之途進攻。及盤軍認為銅牆鐵壁的第四關失守，陳亞水聞之，大驚失色，急撤清軍之圍，返師以救河陽。及陳軍趕回，而黑旗軍已在河陽城下，盤輪四已作逃走之計，陳部自此散走，蔡督辦乃得安抵河陽。故黃崇英黃旗軍的消滅，只是劉永福力戰的結果，越軍當有補給的貢獻，而清軍且賴黑旗軍的勝利，得解困厄，其功可謂不勞而獲。

蔡督辦以上國大將的資格，進駐河陽，驗明盤輪四的正身，殺之以謝越人，並將地方善後，交越方官吏處理，班師返回廣西。永福亦率領所部，返回保勝，留黃守忠守河陽。鄧士昌的一部分隊守安龍頓續剿盤輪四的餘黨，而鄧士昌與蔡守忠的另一部分部隊分屯頓關，保障洪河水道的安定。至陳亞水的殘部，本欲逃返龍州，且走且散，到達中越邊界時只留下四、五百人，但遭清提督馮子材部的圍剿，亦告消滅。自此，越北安定，洪河水道暢通，黑旗軍糧餉均足，有力量與下游法軍相對抗，開創另一番的名震中外的大事業了。(未完)

編輯報

告

編者

△名作家祝秀俠先生著述等身，一支健筆

休憩已久，頃蒙允為中外雜誌助陣，首篇大作是寫嶺南佛學大師，傳奇人物虛雲和尚。虛雲大名鼎鼎，享譽海內外垂數十年，出現在祝先生的筆下，詢屬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

△名教授衛挺生先生有一篇佳構交由中外雜誌發表，是為他的回憶錄首篇：「我的早年」，自一八九〇年衛氏誕生寫起，詳述清末民初循序求學之經過，精采百出。

△高越天先生閱歷闔富，掌故極多，承他抽暇執筆為中外雜誌寫「康有為的晚年」，以「世人皆欲殺，我獨愛其才」，綜括康「聖人

」的一生，可謂貼切之至。

△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教授的大作「不平凡的中山大學五十年」，備述中山大學創立意義及使命，半個世紀間的簡史，值茲中山大學復校呼聲甚高之際，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獻。

△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谷鳳翔先生，當故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逝世十週年日，特地寫了一篇「感懷于右任先生」，交由中外雜誌發表，對於故院長畢生志業頗多蓋棺之評，以證于故院長誠不愧為西北奇才，一代人傑。關於于故院長的畢生事跡，請參閱本誌出版王成聖教授著之「于右任傳」。

△章君毅先生的「衆家老闖黃金榮」，題材曲折離奇，引人入勝，本期高滄伶李春來與清吏黃開甲寡妻的一段風流孽史，終告掀起軒然巨波，益富傳奇意味。

△汪公紀先生專題介紹日本古典名著「源氏物語」，這一期刊譯其精華片段，以證源氏嗜戀，頗重「實際」，與紅樓夢中賈寶玉的蘊藉意境，雅濁之間頗有雲泥之別。

△師大教授葉祖灝先生有一段驚險的經歷，承他為中外雜誌寫成專文，首度發表，這一篇：「長江巫峽歷險記」，據葉教授表示是為不加任何渲染之忠實報導。

△本期編校完畢正在付印時又收到張雪茵女士，周蜀雲博士，李喬萃教授，喬家才先生等大作，將於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注意。